

## 逾越之歌——奧斯定的《懺悔錄》

劉賽眉

### 引言

天主的恩寵遠遠超越人的罪孽。奧斯定以其整個生命，深刻而動人地印證了這個事實。《懺悔錄》是奧斯定在信仰中的自白，可稱為經典著作，撰於公元第四世紀末。作者集文學、哲學、神學思維為一，並溶自傳、歌頌、祈禱、散文等文體於一爐，鑄造了這部感人的驚世之作。

《懺悔錄》作者的「赤誠」，流溢於言詞；對自己沉淪的往事，赤裸地揭示於人前，謙承已過，令天地動容。《懺悔錄》的雋永，不在於其文采之斐然與思想之深睿，而更在於著作裡所啓示出來的赤誠心靈——追尋至真、至美與至愛的心靈。在罪惡中浮沉了近半生的奧斯定，尋尋覓覓，在現世的情愛中，追求愛與被愛；在塵俗的美麗中，尋求美的體驗；在世間的知識裡，追尋智慧與真理。種種錯誤的尋找方向，使他在道德的航線上，逐漸脫軌，墮落深淵，萬劫不復。直到那天，天主藉著不同的人、地與事物，尤其是他的母親與摯友，觸動奧斯定的心靈，讓奧斯定與祂深深地邂逅，吸引他返回正確的追尋航道，從此，奧斯定由泥濘中自拔，向著超越紅塵的至真與至美奔馳，生命終於破繭蛻變，找到真正而永恆的歸宿。因此，在《懺悔錄》的開端，奧斯定以亦歌亦禱的文體，寫下後世傳頌不已的名句：「我們的心得不

到祢，便搖搖不安！」<sup>1</sup>

奧斯定撰寫此書時，已屆中年，約在四十三歲左右，並已成為希坡的主教。有近代學者研究《懺悔錄》時，指出奧斯定皈依的過程，經歷了三個階段：第一次皈依，發生在研讀西塞羅的著作之時，<sup>2</sup>奧斯定致力尋求理性上的確定，極欲擺脫當時非洲教會所流行盲目相信權威的風氣。第二次皈依，是藉著研讀柏拉圖的作品、聖經、並聆聽安博羅削主教的講道，完全脫離跟隨多年的摩尼教派，接受洗禮，回歸教會。第三次皈依，是受羅馬人書信第十三章第十四節的感動，在米蘭的花園裡，深刻體會到天主是他的磐石和救主。從此，奧斯定忠心維護天主的真理，對異端學說，口誅筆伐，成為了教會的聖師、牧者與護教教父。

本文主要分為三大部份。首先，簡述奧斯定個人的小傳；接著，集中探討《懺悔錄》的結構與內容，尤其注意奧斯定皈依的心路歷程；最後，嘗試勾劃出奧斯定與莫尼加之間的母子親情，這段親情貫穿整部著作，並深切影響奧斯定的一生。

## 1. 小傳

從《懺悔錄》裡，讀者可隱約見到奧斯定的出生、家庭、職業、

---

1 聖奧斯定 (St. Augustine) 著；應楓譯，《懺悔錄》(Confessions)，第十版 (台北市：光啓出版社，2001)，3 頁。在某些基督教的譯本中，這句話的翻譯是：「我們的心要在祢裡面，才能得到安息。」(英譯：“... and our hearts are restless till they find their rest in you”)。參閱林牧野、湯新楣合譯，《愛的頌歌：奧古斯丁懺悔錄》，(香港：海天書樓，2004)，2 頁。

2 主要是研讀 Cicero (西塞羅) 所著的 *Hortensius*。

社會、文化與宗教背景。

奧斯定出生於北非的一個小農莊，父親伯特薩烏（Patricius Hercules）是北非帶迦德（Thagaste）城外一座小農莊的莊主，屬北非柏柏爾族人，入了羅馬籍，是個自由的公民，直到臨終時，才領洗歸主。奧斯定的母親名為莫尼加（Monica），是個虔誠的教徒，比丈夫年輕廿五歲，他們夫婦二人育有三個孩子。

奧斯定出生於公元 354 年 11 月 13 日。在十四歲那年入學，天資聰穎，但淘氣反叛。公元 371 年，奧斯定在十六歲時，往迦太基繼續學業，攻讀修辭學。他並在此時與一位女子同居，生下一子。迦太基是個繁華的城市，建築美侖美奐，居民生活崇尚奢華。從迦太基往羅馬，只不過是一晚的航程，年輕的奧斯定，對羅馬無限嚮往。迦太基最吸引奧斯定的地方，還是學問。他以聰明睿智、口才和文學造詣，很快便在此城贏得聲名。可是，有關人生意義、受苦和惡的根源等問題，開始困擾這位年青才俊。

到了十九歲，他開始收徒，教授修辭學，又接受了摩尼教派（Manicheism）的信仰。摩尼教派主張善惡二元論，認為光明與黑暗兩大國度，爭鬥不休。奧斯定之母莫尼加為兒子加入摩尼教派而擔憂，曾找一位主教，求勸其子回頭，但這位主教訓示她，當為兒子祈禱。

公元 375 年，他返回家鄉，教授文法。在奧斯定跟隨摩尼教派期間，他曾譏笑基督徒的想法天真。後來，他的一位摩尼派知交，因患病而接受基督宗教的洗禮，並在信奉基督的信仰中離世。此事對奧斯定頗為震撼，開始反思自己對摩尼派的信仰。他在非洲的家鄉小住數月後，在公元 376 年，重返迦太基城，母親亦與之同往。在公元 380 年，他撰寫了一部有關美學的作品，名為《美與宜》（*The Beautiful and the Fitting*），但這部作品，在他生前已遺失。

滿懷疑難的奧斯定，期盼大名鼎鼎的摩尼派主教缶斯特（Faustus），能為他解困。公元 383 年，年屆廿九歲的奧斯定，終於在迦太基遇見這位主教，奧斯定發現他口才過人，儀態優雅，但嫌實力不足，難以解答他心中的問題。自此以後，奧斯定對摩尼派失望，決定脫離跟隨了九年的教派。母親莫尼加為此而大感欣慰。

同年，羅馬招聘修辭學教師，奧斯定應徵入選，他離開北非，隻身來到羅馬，開展他的新事業。公元 384 年，他到了米蘭，遇上米蘭的安博羅削主教。這位主教不僅行政才能卓越，而且是一位偉大的講道家，奧斯定會親聆他的講道，並為他的釋經所吸引，逐漸趨向基督信仰的真道。不久，母親莫尼加帶同奧斯定的兒子，也來到了米蘭。在母親的感召下，他終於斬斷情絲，毅然與同居十五載的女子分手，<sup>3</sup>並把她遣返北非，但卻留下親生兒子在身邊。又在母親的敦促下，他與米蘭一家望族的女兒，正式締婚。

步入盛年的奧斯定，追尋真理之心甚切。公元 386 年，他讀到希臘哲學家柏拉圖的作品。這位新任的皇室修辭學教授，在安博羅削主教和柏拉圖哲學思想的影響下，完全擺脫了摩尼教派的影子。他逐漸對俗世的名譽、地位，失去興趣。稍後，他在米蘭的一個花園裡，聽到聲音：「拿起來，讀！」他打開聖經，讀到聖保祿的致羅馬人書（14:13-14），<sup>4</sup>深受觸動，首次向天主流淚痛哭及禱告，從此，改變了自己的生命，跟隨基督，成為了天主的忠僕。母親莫尼加得知此事，化一切哀傷為喜樂，知道是天主俯聽了她的禱告。公元 387 年復活節

---

<sup>3</sup> 在《懺悔錄》裡，奧斯定從未提及這女子的名字。

<sup>4</sup>（羅 13:13-14）：「…行動要端莊，好像在白天一樣，不可狂妄豪飲，不可淫亂放蕩，不可爭鬥嫉妒；但該穿上主耶穌基督；不應只掛念肉性的事，以滿足私慾。」

前夕，年屆三十三歲的奧斯定和兒子一同由安博羅削主教手中領受洗禮，成為基督徒。

公元 388 年，奧斯定與母親和兒子準備返回非洲，正在等待船隻期間，母親莫尼加在奧斯底（Ostia）的港口逝世。奧斯定回到非洲，在家鄉成立了一個苦修的團體，專注靜修與默禱，期間，他寫了好幾部重要著作，對中古世紀教會的思想，影響深遠。不久，兒子亦於公元 390 年離世，終年十八歲。

公元 391 年，他接受鐸職，時為三十六歲；五年後，公元 396 年，奧斯定出任希坡（Hippo）的主教。及後，四十年來，奧斯定一直留在此城。公元 410 年，日爾曼人攻陷羅馬城，並直驅西班牙，進而入侵北非。當時，奧斯定設立難民營，收容流離失所的民眾。在奧斯定踏入古稀之年以後，常為風濕疾病所困擾，不良於行，未能如常講道，遂專注於寫作，直到公元 430 年 8 月 28 日，與世長辭，享年七十六歲。日爾曼人最終攻破北非的希坡城，而奧斯定的主要遺作，幸得保存。

奧斯定皈依後，曾極力反駁摩尼派的教義，並力斥多那忒派（Donatism）有關聖事的異說；從公元 411 年開始，又面對白拉奇主義（Pelagianism），糾正該派在恩寵與自由方面的偏誤。早期教會內部的某些教義問題，均有賴奧斯定之努力而得以解決。他是一位多產作家，著作逾二百多部，又寫了無數的信函。讀者雖窮一生之精力，亦無法盡研其全部著作之精髓。在他的作品中，最廣為人知者，要算是他的自傳《懺悔錄》，此書記下他一生追尋認識神和自己的過程，詞藻綺麗，扣人心弦。另外，尚有他用了十多年光陰所寫成的巨著《天主之城》，

---

5 據奧斯定在《懺悔錄》（卷九）的憶述，兒子的名字是亞代奧大都，具有豐富的天才，十五歲時，他的智慧已超群出眾。

全書共二十二卷。在該作品裡，奧斯定從神哲學的角度，確立了一個新的歷史觀。

總而言之，奧斯定的思想，自公元第四世紀以來，一直影響著教會，至今仍為整個神哲學界之圭臬。

## 2. 《懺悔錄》的結構與內容重點

### 2.1 全書主要結構

《懺悔錄》全書共十三卷，明顯分為兩大部份。第一部份包括前面十卷，由卷一至卷十。這部份是奧斯定以基督徒的身份，憶述他由出生至皈依天主的過程，並以母親莫尼加的逝世作結束。第二部份由卷十一開始，至卷十三；主要是詮釋和反省天主的六日創造以及第七天的安息。在這部份裡，奧斯定講述萬物的起源、生命以及人類的命運，讀者在此可窺見新柏拉圖思想和基督徒信仰結合的因素與痕跡。

### 2.2 奧妙的蛻變（卷一至卷十）

#### 2.2.1 沉淪的日子（卷一至卷四）

奧斯定回憶他幼年與童年的日子，認為嬰孩自出生已受到惡所控制，嬰孩的天真，並不在於他心靈的無邪，而更在於他肢體的無能，沒有能力犯罪<sup>6</sup>。童年的奧斯定，喜愛嬉戲，好勝心強，充滿好奇，醉心於動聽的故事和戲劇，不愛學習，屢受師長懲罰。他曾一度患病，

---

6 奧斯定 (St. Augustine) 著；應楓譯，《懺悔錄》，卷一，10-11 頁。

母親欲使他受洗，但其病忽癒，洗禮就此中止<sup>7</sup>。

步入青年期的奧斯定，聰明敏銳，喜歡閱讀荒誕的傳奇，厭惡實用的智識，更不愛希臘文，但對拉丁文頗有好感。他憶述：當時最樂意追求愛與被愛，逐漸脫離光明之路，沉淪在情慾與罪惡的旋渦中。在十六歲那年，奧斯定前往迦太基，研究文學與雄辯學。父親望子成龍心切，家庭雖拮据，仍接濟遠地求學的兒子，但不久，奧斯定因家境清貧而輟學，株守家園，與父母同住。奧斯定的父親，期望兒子成才、富貴顯達，惟對其品德與操守，並不關注。奧斯定常為俗世之美與虛榮所吸引，沉溺於輕浮的逸樂之中<sup>8</sup>。

年屆十九歲的奧斯定，鑽研修辭學，並得以接觸到哲人西塞羅的作品，深受其作品的詞藻及內容所影響，啟動了尋求永恆智慧之願望<sup>10</sup>。他曾一度決意研讀聖經，但為罪惡所遮蔽的心靈之眼，見不到聖言之光，認為聖經「不配與西塞羅富麗堂皇的著作，相提並論<sup>11</sup>。」迷惘的他，極欲追尋智慧與真理，探求惡的根源，擺脫罪惡牽制，但不幸，最終陷入摩尼派的學說，一夢九年，至二十八歲。可憐的母親，為了兒子，「哭得比哭亡者的母親們，更要淒慘」<sup>12</sup>。某夜，母親得夢，見到兒子和她站在同一的木尺上，知道兒子最終會悔改與回頭。另外，母親曾哀求一位博學的大主教，為兒子指點迷津，但這位主教回應說：「讓他去罷，只當為他祈求天主，他的一切讀物將來會向他暴露這種

7 同上，卷一，14-15頁。

8 同上，卷四，72-73頁。奧斯定回憶說：「當時我所愛的美，都是低級的，我向深淵奔著。」（73頁）

9 同上，卷二，32-40頁。

10 同上，卷三，45頁。

11 同上，卷三，46頁。

12 同上，卷三，54頁。

學說的錯謬和惡毒<sup>13</sup>。」莫尼加視此為來自上天之聲音。

在故鄉執教修辭學期間，奧斯定曾與一位青年，結為金蘭，情同膠漆。這位同伴最後在重病中領洗歸主並離世，此事對奧斯定頗為震撼。奧斯定曾因失去知交而不勝痛苦，憂傷號哭<sup>14</sup>。不久，新的友誼與慰藉，很快便填平了這份失落。奧斯定繼續追尋和探索美的問題，並撰寫了《美與宜》一書，合共三卷，但此書「早已不存在，不知怎樣遺失了<sup>15</sup>。」

年近二十歲時，奧斯定曾研讀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的《範疇論》，但亞氏的思想，遠不及（新）柏拉圖哲學對奧斯定的影響；同時，後者亦間接燭照了他尋找和皈依基督的迂迴旅程。

### 2.2.2 從迦太基到米蘭—由缶斯特主教到安博羅削主教（卷五至卷六）

跟隨摩尼派多年後，奧斯定終於在迦太基邂逅久已心儀的摩尼派大主教缶斯特。他期望這位深受同伴所推崇與誇獎的學者，能使他心中的疑難迎刃而解，但可惜，事與願違。奧斯定發現此人虛有其表，雖然口才伶俐，但言中無物。他追憶說：缶斯特主教「猶如一個侍酒的人，雖彬彬有禮，手裡只執著一隻寶貴的空杯，又怎能解我的渴呢？」<sup>16</sup>奧斯定開始失望，對摩尼派學說的熱忱，冰冷下來，並認為：「他們中間最博學的人尚如此，別的一班學者們，自然使我味如嚼蠟了。」<sup>17</sup>

---

13 同上，卷三，56 頁。

14 同上，卷四，64-67 頁。

15 同上，卷四，73 頁。

16 同上，卷五，89 頁。

17 同上，卷五，91 頁。



自從與缶斯特主教交談後，奧斯定研究摩尼派學說的雄心，受到致命的打擊。他決意離開迦太基，往羅馬去教授文學，尋找莘莘受教的學子。

奧斯定擺脫母親，獨自上路，由迦太基出發，前往羅馬。在羅馬，他的名聲逐漸外揚，但羅馬當時流行一種不良風氣，學生經常集體轉學、拒交學費，使到奧斯定的生活，備受挑戰。就在此時，米蘭請求羅馬總督委派一位修辭學教授來教文學，奧斯定的申請獲准。他被安排去見米蘭的安博羅削主教，奧斯定十分喜愛這位主教，深受他的仁愛作風所感動。最初，奧斯定是懷著不太正確的意向去聽這位牧者的講道，只想證實他是否名實相符的博學之士。結果，奧斯定被徹底征服，承認：「他（安博羅削主教）的演講辭，溫和悅耳，比缶斯特的要高明得多；…論到內容，個中有天壤之別：一個漫遊於摩尼的謬理中，一個傳授救靈的真理。」<sup>18</sup> 奧斯定特別欣賞這位主教對古經的精闢解釋，他說：「最使我動搖的，是若干段晦暗的古經，在他精神的詮釋下，頓消除了字義方面的黑影」。從此，天主就藉著這位牧者之手，引領放蕩不羈的奧斯定，逐漸回歸教會，踏上真理的光明之途<sup>19</sup>。

奧斯定的皈依之途，仍然崎嶇迂迴。除了安博羅削主教以外，母親莫尼加和其他的良友，亦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。母親莫尼加帶同奧斯定的兒子，亦前來米蘭與他相聚，並為奧斯定重新安排一段正式婚姻。此時，奧斯定雖已慢慢轉向公教會，但他的心靈，仍未曾深刻地觸碰到那位使他扭轉整個命運的救主基督。他在等待成親的兩年裡，偶會重蹈覆轍，墮入情慾狂瀾，痛苦掙扎。

---

<sup>18</sup> 同上，卷五，100 頁。

<sup>19</sup> 同上，卷五，102 頁。

### 2.2.3 爭扎與蛻變（卷七至卷十）

在奧斯定皈依的旅程上，新柏拉圖哲學，成爲了他尋獲天主聖言的「婢女」。壯年的奧斯定，學術思想日趨深邃，他徹底摒棄對星相學的追求，但對「惡的來源」問題，仍苦思不解，尋不出究竟。稍後，他讀到某些柏拉圖派的著作<sup>20</sup>，頓然開悟，明白到「怎樣在有形的世界外，去尋求真理」<sup>21</sup>，奧斯定感到是天主默默引導他，讓他先在那些著作中，讀些「鴻爪」，以備將來從聖經中得到「安和」，最後並透過聖言、而使他的創傷得到治癒，尤其是聖保祿宗徒的作品<sup>22</sup>。

安博羅創主教的恩師新伯利西亞諾<sup>23</sup>，誘導奧斯定由柏拉圖的哲學思想走向聖經。奧斯定藉著多位良朋的言表，以及接觸聖經，心靈產生巨變，內心仿如戰場，紛亂如麻，流淚痛哭。最後，他在米蘭住宅旁邊的小花園裡，「這幕劇烈的自我交戰，不能遏制」<sup>24</sup>，直到天主的恩寵在他身上，完全取得勝利。奧斯定對自己當時的爭扎和痛苦，有這樣的描寫：「我拉頭髮，擊額角，抱兩膝」<sup>25</sup>。輾轉不安的他，自覺罪孽深重，內心強烈地催促自己：「快結束了罷！快結束了罷！」<sup>26</sup>忽然，奧斯定聽到一個聲音：「拿，念！」他當時認爲是天主的聲音，遂打開保祿宗徒的著作，隨手展卷而讀，低聲讀了保祿致羅馬人書信

---

20 同上，卷七，140 頁。奧斯定所讀的柏拉圖著作是拉丁譯本。

21 同上，卷七，150 頁。

22 同上，卷七，150-151 頁。

23 據奧斯定的記述，安博羅創主教是從新伯利西亞諾手中領洗，所以，愛戴他像父親一樣，其後，新伯利西亞諾也當了主教。（卷八，157 頁）。

24 同上，卷八，168 頁。

25 同上，卷八，169 頁。

26 同上，卷八，173 頁。

第 13 章第 13 至 14 節，念完後，但覺一線恬靜之光，射進心房，把不安的黑暗，一掃而光。後來，奧斯定去見母親，訴說他所經歷的一切，母親歡欣踴躍，感到自己的哀禱，得到了「意外的收穫」<sup>27</sup>。

皈依後的奧斯定，恢復了心的自由，又恢復了口的自由，決意以自己的文學天才，全力為天主服務。<sup>28</sup> 領洗後，奧斯定與母親、兒子，以及一些同伴，返回非洲，建立新生。在歸途上，母親在奧斯底 (Ostia)，泰伯爾河口，溘然長逝。在臨終前，母子兩人，促膝長談。奧斯定引述莫尼加的部份遺言，內容足以見證一位基督徒母親的偉大，她說：

「我在此世的希望，已完成了。從前我所以還想再居留若干時日的理由，不過是能在我死前，看見你做個天主教教徒。天主已大量地給了我這個快樂，你為侍奉祂，甚至輕視此世的幸福。那末，我還要甚麼呢？」<sup>29</sup>

《懺悔錄》的第一部份，隨著奧斯定母親的離世，而告一段落。奧斯定懊悔自己愛天主太晚了<sup>30</sup>，並稱謝天父遣發聖子耶穌基督，作為罪人與天父和好的「真中保」。奧斯定寫《懺悔錄》的目的，不僅為了歌頌天主對他的無限慈愛與寬恕，並盼望一切尋覓天主的人，都能像他一樣，得償所願。因此，他說：「貧窮的我，並以分之於眾，願饑餓

27 同上，卷八，176 頁。

28 同上，卷八，183 頁。

29 同上，卷九，198 頁。

30 同上，卷十，232 頁。奧斯定祈禱說：「主，祢是無舊無新的美，是無舊無新的美，我愛祢太晚了，太晚了。」

之輩，能和我同得飽飫，而使尋求吾主的人們，終得歌頌祂。<sup>31</sup>」

### 2.3 對造物主的歌頌（卷十一至卷十三）

從卷十一開始，至卷十三，屬《懺悔錄》的第二部份。這部份的內容和語調，與第一部份不同。奧斯定是在柏拉圖哲學思想的影響下，對創世紀有關天主創造天地萬物的問題，進行神學反思。在字裡行間，可見奧斯定是在反駁某些有識之士對這個問題的質疑和設難，包括摩尼派學者。皈依後的奧斯定，專心研讀聖經，希望在聖經中，找到純潔的樂趣<sup>32</sup>。聖經成爲了奧斯定希望的源泉，而在聖經中，他要尋找的，就是耶穌基督<sup>33</sup>。

論到天地的來源，奧斯定指出：天地不是自有的，是受造物，來自天主。然而，天主怎樣造了天地？用了甚麼工具？奧斯定的答案是：天主「不是在宇宙中造了宇宙」，祂是「用聖言造了天地萬物」<sup>34</sup>。聖言是永恆的，但凡受造物，皆非永恆的存在。

奧斯定又非常詳盡地討論了「時間」與「永恆」的關係。時間也是來自天主的創造，在創造之前，沒有時間的存在，天主超越時間。時間會過去，倘若時間永遠存在，那麼，時間就不是時間。奧斯定對時間上的「過去、現在、未來」的分析，頗引人入勝。奧斯定認爲：時間可分爲三種：過去、現在和未來。其實，過去和未來都不存在，準確地說，「三種時間是：過去的現在、現在的現在、和將來的現在」

---

31 同上，卷十，252 頁。

32 同上，卷十一，256 頁。

33 同上，卷十一，257 頁。

34 同上，卷十一，259 頁。

<sup>35</sup>。最後，奧斯定是從心靈的層面上，找到了「時間」的答案。事實上，過去、現在和未來是人在思想上的三種不同觀察：過去的事情於現在是「記憶」，現在的事情於現在是「直覺」，未來的事情於現在是「等待」。過去、現在和未來之所以存在，是因為人在心中有「等待（未來）、注意（現在）、記念（過去）」。<sup>36</sup>當奧斯定一旦在心靈上找到了時間的答案後，更為舉心向上，忘掉背後，不問將來，只管現在，勇往直前。<sup>37</sup>

奧斯定以解答疑難的方式，反思了天主六天的創造。他嘗試解答天主從「混沌」和「烏有」（虛無）中創造的問題。他說：天主是從一團混沌中造了世界，而混沌是天主從烏有中造的；從「這幾等於虛無的東西」（混沌），天主造了千奇萬妙、令人驚嘆的宇宙萬物。<sup>38</sup>

天主創造天地萬物的樂章，最美妙之處，是它的「休止符號」——安息日。天主在創造中給予人一切，還要給人和平，安息日是「不夜的和平」。<sup>39</sup>「第七日是不夜的、沒有日落的」，一經天主祝聖，它將是個「永遠的白日」。<sup>40</sup>奧斯定又從信仰的角度去默想安息日的象徵意義，就是：當我們的工作，在天主的庇佑下，完成之後，我們將有一個永生的安息日，永遠安息在主懷內。奧斯定認為，爲了天主而做各種事業，固然是很好，但總不是永遠的，希望這些事業完成之日，能爲我們在天主無窮的聖所裡，爭得安息，因爲，「安息就是祢」——天

35 同上，卷十一，271 頁。

36 同上，卷十一，276-280 頁。

37 同上，卷十一，281 頁。

38 同上，卷十二，289 頁。

39 同上，卷十三，351 頁。

40 同上，卷十三，351 頁。

主<sup>41</sup>。

《懺悔錄》就在歌頌天主創造的奧妙，以及祈求最終能獲得「不夜的和平」、享受「永生的安息日」而作全書的結束。同時，在此也在呼應了本書在開端時，奧斯定的祈禱奧斯定的頌禱：「主，我們的心要在祢裡面，才能得到安息！」<sup>42</sup>

### 3. 母子情深——奧斯定與莫尼加

在中國，我們有為愛兒而三遷廬舍的孟母；在教會裡，我們有為兒子回頭、而一生流淚哀禱的聖婦莫尼加。孟子與奧斯定，都分別成為了不同時代、不同文化中的偉人，而兩者的母親，均以無私和犧牲的芳表，名垂千古，默化後人。

在《懺悔錄》裡，奧斯定與母親莫尼加那種亦母、亦師、亦友、亦伴的關係，表露無遺。奧斯定追述，莫尼加是在節制與聖德的氛圍中長大，雖非一生無過，但往往過而能改。出嫁後，事夫如主，很想以德行去感化丈夫，使他信主。奧斯定筆下的母親，既美麗，又賢慧，信德堅固，深得家人敬重<sup>43</sup>。她最大的優點，是善於調解糾紛<sup>44</sup>，極為善良與忍耐。

莫尼加不但是奧斯定的生母，也是他信仰的恩師，不斷以信仰的德表，導引著他。奧斯定與莫尼加的母子深情，盡見於奧斯定對莫尼

---

41 同上，卷十三，352 頁。

42 同上，卷一，3 頁。

43 同上，卷九，193 頁。

44 同上，卷九，197 頁。

加臨終情景的追憶和描述之中：

「一天，祂使我們母子倆人，獨自憑窗遠眺，……遠離了紛擾的群眾，在一個疲勞的長途旅行之後，我們正在從事休息，預備渡海。在最溫柔的空氣中，我倆相對而談。<sup>45</sup>」

當時，母子心聲交流之深刻，實非筆墨所能形容，奧斯定描寫說：「我們這樣交換意見的那天，這個世界，世界上的福樂，都為我們變了顏色。<sup>46</sup>」莫尼加親眼見到兒子回頭，並親耳聽到兒子信主後的心聲，她實在感到死而無憾。莫尼加去世時才五十七歲，而奧斯定則是三十三歲，剛領洗不久。

奧斯定對於母親的離世，心痛至極，眼淚奪眶而出，每當回憶，淚水如注。但奧斯定在信仰中控制了自己的悲傷<sup>47</sup>。在他腦海中的母親，對主是熱忱的，對兒子是慈悲的。這位母親在臨死前，別無他求，只願望兒子：在天主的祭台前，不要忘記她<sup>48</sup>。

奧斯定在《懺悔錄》裡，極為表揚母親的信德，她一生對天主忠信。最後，天主也回報了這位忠實的婢女，不但藉她使丈夫歸主，而且，亦使她在臨終前，得見愛子回頭，實現了她生前那個神秘的夢境：「兒子與她站在同一的木尺上」；「妳（莫尼加）在那裡，他（奧斯定）也在那裡」<sup>49</sup>。偉大的奧斯定背後，佇立著一位同樣偉大、默默地為兒子奉獻生命的母親——聖婦莫尼加。

45 同上，卷九，194-195 頁。

46 同上，卷九，196 頁。

47 同上，卷九，200 頁。

48 同上，卷九，201 頁。

49 同上，卷三，54-55 頁。

## 結語

當讀完奧斯定的《懺悔錄》，聖經中的那段話，不斷在腦際迴蕩：「一個尋找完美珍珠的商人，他一找到一顆寶貴的珍珠，就去賣掉他所有的一切，買了它。<sup>50</sup>」奧斯定仿似那商人，找到他心中的至寶（耶穌基督）以後，他完全徹底地放棄舊我，讓天主的恩寵在他身上工作，脫胎換骨，成爲一個屬靈的新人。洗禮的水，並非魔術，亦非神話，它賦予信者新生命、力量與恩寵，但卻未因此而除去信者生命中種種的困難與挑戰；不過，獲得這至寶（耶穌基督）的人，再無懼苦難，因深知救主已穿越苦難與死亡，但求與主同行，此生已足。皈依後的奧斯定，曾一次又一次面對失去至親之痛，母親與愛子相繼離世，到晚年，更患上劣疾，失去宣講的能力。然而，奧斯定記述：「當整個的我，與祢結合之後，我再沒有甚麼痛苦，甚麼疲倦可言。我的性命，在祢充滿了它以後，將變成真正的性命。<sup>51</sup>」在充滿天主生命的奧斯定身上，痛苦與困難的「銳爪」，已失去其鋒利與殺傷力，天主是他堅固的堡壘和護身符，死亡也不能擊敗他。

奧斯定的皈依過程，令人不禁聯想到聖保祿宗徒；他們二人的回頭事跡，雖然不盡相同，但卻同樣震撼人心，使人在歷史中具體觸摸到天主恩寵的魅力。奧斯定的《懺悔錄》，又是另一個天主使罪人變身爲偉人的奇妙故事。

---

<sup>50</sup> 瑪 13:45-46。

<sup>51</sup> 奧斯定著（St. Augustine）；應楓譯，《懺悔錄》，卷十，232 頁。